

艾轩风格的最大特点是借景抒怀。他画西藏高原的景色和孤独的人物,主要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世界的感情。因此,他的作品与其说是西藏风情画,毋宁说是他内心的独白。在这一幅幅画中,都有艾轩的影子。沉默无语和静静思考,无名的孤独感渗透在画中人物和整个画面气氛之中。独自一人在一望无际的草地、雪野、荒原,她们生活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世界里。艾轩风格的另一特点是他巧妙地把孤寂的抒情性与少许的神秘感美妙地结合在一起。本来,孤独本身即有某种神秘性,在浩瀚的荒原中的孤独,其神秘的意味更浓。但作者始终不忽视人和自然景色的优美,即使采用奇特构图,加强画面不平凡的效果,作者也不忘记给予观众以审美的满足。所以,艾轩是用美的魅力把观众带进有宗教情绪和神秘气氛的艺术世界里的。他的画有象征的意念,运用的是点到为止的含蓄手法,似弦上之箭,引而不发,其征服力和感染力似乎更为强烈。

艾轩风格中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到的,那就是他绘画语言的洗练与精致。这种绘画语言的求得,既与制作的技术有关,又不全是制作的技术问题。他把粗俗的生活往“雅”里画,精心安排,着意推敲。轮廓线的分明,外轮廓的效果,和由此形成的空间分割,以及轮廓内的微妙关系(质感感、色调的变化等)……这都使他迷恋和陶醉。但他处理得谨慎而有分寸,既保留来自生活的感受,又赋予理性的秩序。当然,他尽量避免“做”的痕迹。

艾轩,就是这样一个人。——邵大箴

新作赏评



远方冰河开裂(110×110cm 2011)

艾 轩作

《王氏一门 当代风雅》画展



王琦作品



王炜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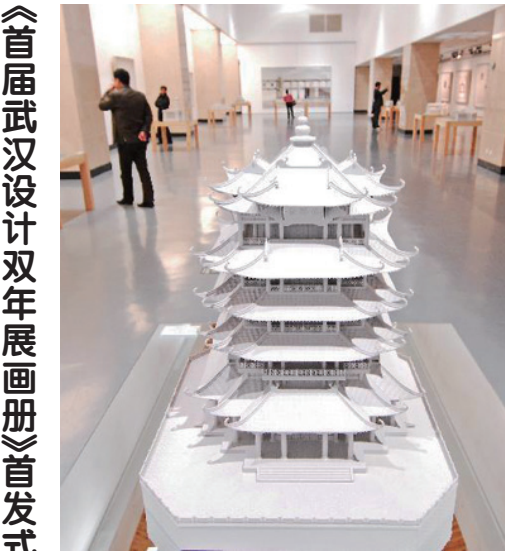
王仲作品

日前,从艺70余年、95岁高龄的书画名家王琦和他的两个儿子王炜、王仲在上海朵云轩举办《王氏一门 当代风雅》画展。本次画展展出三人的三峡、民居、荷塘等系列作品,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生命的独特感悟。

王琦是我国当代道高望重的老画家和美术理论家,是一位谦谦学者型的美术大家和热心公益的美术活动家、艺术管理者。他的长子王炜、次子王仲也是知名画家,擅长版画、水墨画、油画、书法,在美术专业领域里是多才多艺的

美术家。

王琦父子从艺的履历中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经历了从木刻到水墨的转换、探索、升华的过程,这种转换并不意味着从现代版画向传统中国画的回归,而是出自一位个性风格成熟且成就卓越的版画家自我优势的延伸与创格,属于当今水墨画坛上勇于创新一路。他们的作品形式新颖独特,表现手法与众不同,为当今水墨画坛多样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首届武汉设计双年展画册》首发式在京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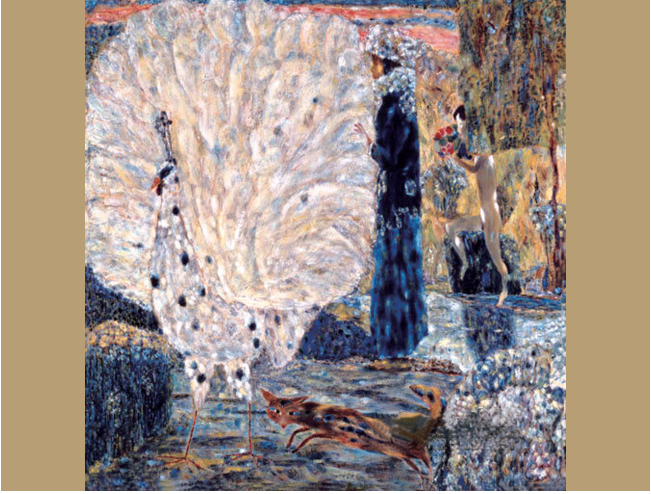
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武汉设计双年展画册》首发式3月8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画册详尽收录了首届武汉设计双年展期间展出的百幅作品,设计理念注重工程与艺术的融合,充分体现出展品东西文化交汇、现代与传统结合的特点。

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中国武汉工程设计产业联盟、湖北美术学院承办的首届武汉设计双年展于2011年11月11日至30日在武汉举行,这是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设计展览。双年展的所有100幅展品,是将11栋武汉近代优秀建筑和50多个在汉工程设计单位及部分武汉施工企业“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经典工程,通过湖北美术学院艺术家们的创作,精心制作成为版画、水彩画等艺术作品展出,从而实现了工程设计与视觉艺术的完美结合,这在世界各类工程设计展和艺术展中属于首创。

山艺术文教基金会川美艺术作品收藏展举行

由山艺术文教基金会、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联合主办的“山川蒙养20年——山艺术文教基金会川美艺术作品收藏展”3月14日至27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次展出的170余件作品分属杜咏樵、王大同、王龙生、简崇民、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李东鸣等31位川派名家,不仅囊括了目前艺术界最活跃、最有号召力的中坚力量,也有中坚力量的老师辈的作品,同时也有刚刚崛起的新一代川派艺术家的作品。

“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时期可以说是四川美院最辉煌的一段历史,很多川派名家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并最终成为美术史上的重要部分的。本次展览展出了很多“伤痕”和“乡土”的代表作品,几乎可以直观地展示出川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整体面貌。通过展览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川派艺术家的师承关系和发展脉络,更能认识到每位艺术家在个体创作上的探索与变化。



全国大广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竞赛拉开帷幕

3月20日,由南京青奥组委主办,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承办的全国大广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竞赛新闻发布会暨北京分赛区启动仪式在北京服装学院隆重举行。来自教育部、南京青奥组委、大广赛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国内知名设计师代表及北京分赛区800名

参赛学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同时,青奥社交网络平台暨本次竞赛学生作品上传网站——“青网”(www.youth2014.com)也在仪式上正式开通。本次竞赛的内容涵盖八个类别,包括“南京青奥会”吉祥物、“南京青奥会”体育与文化教育图标、“南京青奥会”招贴(海报)、“南京青奥会”主题动画短片、“南京青奥会”微电影、“南京青奥会”推广策划案、“南京青奥会”火炬传递物品和“南京青奥会”颁奖物品。南京青奥组委为本次竞赛设立了总计2662个奖项,获得国际奥委会最终认可的吉祥物设计方案以及体育和文化教育图标设计方案,其作者将获得奖金人民币10万元。本次仪式的成功举办,标志着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全国大广赛“南京青奥会”专题设计竞赛正式进入创作阶段。竞赛活动的截止日期为5月20日,期间参赛大学生可在竞赛专题网站——青网上传参赛作品并进行互动交流。

崔自默荣获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文化艺术特别成就奖”

3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在北京举行颁奖典礼,为中国艺术家崔自默博士颁发“文化艺术特别成就奖”。据悉,崔自默是世界范围内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艺术家。

多年来,艺术家崔自默在自己艺术创作和探索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发展,同时还担当起一个艺术家、一个社会知名人士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传播工作,其关注的领域不仅仅停留在艺术创作,还涉及到教育、哲学、文化以及社会科学的多个方面;他把传统的文化精髓延续到了现代的艺术创作中,并亲自参与了大量的保护工作,为青少年起到了典范作用。对于此次获奖,崔自默表示,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应该无私担负起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希望能与更多有识之士一道,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艺术的保护、研究与发展贡献力量。

合理开发工艺美术珍稀原材料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主办的“祭起艺术精品大旗,打造新时期国宝——关于珍稀材料的保护性开发”艺术研讨会3月23日在京举行。杜大恺、郭晓川、王培波、关东海、朱虹子、师荣义等围绕一块珍贵翡翠材料的保护性开发进行深入研讨。

与会者认为,像翡翠这样的工艺美术行业原材料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稀缺性与价值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却遭到大量的低端开发,造成了对珍稀材料的浪费。此次会议通过对一块贵重翡翠材料的开发的研讨,力图引起工艺美术行业对珍稀材料合理开发的重视,并集中美术创作、美术理论研究、工艺美术创研和玉器制作等各有关领域的资源,通过把各方面专家、艺术家、以及优秀人才汇合在一起,集大家之所长,来完成这件工艺美术精品

视觉前沿

重新认识周抡园可以回归到美术史的多样性和真实性之中

周抡园(1899—1988)是20世纪非常特殊的画家。他的特殊性和历史上的很多画家一样不能为同时代的画家所重视,又很长时间不能为美术史所认识。周抡园的特殊性是因为他和这个时代产生了紧密的关联,和这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失去了联系,周抡园的艺术就没有这份精彩;如果失去了这份关联,周抡园的艺术就没有这份今天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画面临着改革的历史重任。因为不改革,仍然是不能脱离古人窠臼的个人的胸襟。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艺术如果不能联系现实,不能表现现实,它就不能生存。国画家们为了传统艺术在新中国的生存,纷纷走出了自己的画室,他们放弃了过去

经历了长期的战争,1949年以后,新中国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其建设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给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变化和幸福安康。因此,需要反映这种变化,特别需要用歌颂来激发社会的

显然,传统的山水图式不能表现新中国的变化以及国家政治的要求。服务于社会政治的需要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主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中,周抡园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付出了很多智慧和辛劳。在一个时期的发展中,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比较生硬地结合一些现实的景观,电线杆、公路、汽车、水库等新的元素出现在最初的山水中的时候,往往比较生硬。有的为了表现现实生活,极力模拟自然,追求画和现实相似的景象,染天染水等等,引起了很多京派画家和其他传统派画家的反感,认为它们不是中国画。所以,像周抡园这样具有很好的传统绘画功底,而且作为京派传统的传承人,虽然这个时候他不在北京,也不在长安画派的西安和江苏画派的南京,更不在海派的上海和岭南画派的广州,没有处在一个文化的核心位置上,也没有处于文化的关键点上,但是,他很好地发掘了川地的风物,包括自然景观,使得地方特色成为他这一时期艺术中的最为鲜明的特点。

可是,用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周抡园,能够发现他的画中有

有很多精彩的亮点至今在闪烁,而这正是这一时期美术史需要补充的内容。为什么在当时,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艺术史缺少对他的关注——因为他的题材具有时代的相似性。因为一个时代只能在相似性的题材中挑选几位画家作为代表,可是,一个时代所作出的贡献是由无数画家共同来完成的,没有这个共同创造,就不能呈现出时代的特点。显然,在代表人的选择中,人们忽视了周抡园,没有能够把他推到一个历史的高位之上,这并不反映他的价值和意义不被重视。显然,人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只是基于某一个点,或者基于某几个点,人们在权衡中选择了傅抱石,选择了钱松喈、关山月。

无疑,20世纪新山水画的精彩不是由几位画家、几种图式、几个样板就能够表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没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不能反映这个时代的集体意识和流行趋向以及整体成就。因此,周抡园的艺术,尤其是他的山水,画了很多人所忽略掉或者是还没有深入到的川中景观,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山水画中具有独立性的价值。川中的自然景观在中国山水图式中尽管历代都有画家表现,但是,它不像那些具有标志性的景观那样成为历代画家的主要表现对象,或者成为美术史关注的一个要点。然而,周抡园沉浸于此几十年。周抡园的贡献在于他把许多被人们所遗忘的川中自然,结合到与现实相关的修水库、造大桥等非常具体的时代激情之中,包括人民公社以及人民公社相关的各种图像,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正是往日的名山所难以呈现的内容。

当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标志性的物像放置在崇山峻岭之中,隧道中的火车穿越,两山之间高高架起来的桥梁等等,又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虽然反映这一时期生产建设成就的图像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其他画家中也有相同题材的时代代表,可是,周抡园表现的独特性依然可以成为这个时代中的代表之一——因为他的地方特色,因为他的坚持不懈。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李可染画山中的火车是从隧道里面出来,只看到火车头;周抡园同样画山中的火车却是进山洞,其中的不同是进山洞的火车能够看到长长的列车,以鲜明反映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这是另一种表述的方式。李可染是画火车,周抡园是通过画火车去表现进一步的内容。再来看周抡园多次画的“红岩”这一题材,有着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想法,也与钱松喈的《红岩》这一时代中的代表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这一个时代的画家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去表现现实生活,对于同一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题材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正是一个时代的美术史不能缺少周抡园的一个原因。